

ZHENPO

长篇推理
悬疑小说
侦破系列

郑炳南 / 著

谋杀 方程式

MOUSHAFANGCHENGSHI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长篇悬疑侦破推理小说系列

谋杀方程式

郑炳南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谋杀方程式/郑炳南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80647-670-9

I. 谋... II. 郑...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44469号

谋杀方程式

郑炳南 著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 330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天新纸制品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4万

印 张: 10.375印张

ISBN 7-80647-670-9/I·411

定价: 19.80元

内容提要

督察石勒被一只无形的手牵进了一宗杀人谋财巨案。富商古福成为了息事宁人，交了六亿元赎款，仍遭勒索。古欲逃遁，却有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他，他与美丽而妖冶的情妇的性戏也被曝光。无奈之下又被迫准备十三亿五千元。围绕着这笔巨款，古的同僚、情人被戮，大学教授章子盈被绑架……当石勒解读打开那个夺命方程式时，却惊奇地发现一个更为庞大的犯罪团伙，而真正的凶手却是他平时最信赖的人。当案件大白之时，亦是人性最原始的毕现之时。

故事惊险曲折，扑朔迷离。高智商的侦破与反侦破手段，穿插着丰富的哲理思想，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新颖、独特、深邃。

目 录

□楔子

□第一章	血染的太阳	3
□第二章	封闭的信道	35
□第三章	疯子对睡猫	72
□第四章	死亡方程式	103
□第五章	失踪的尸体	143
□第六章	动机与杀机	169
□第七章	恐惧和直觉	200
□第八章	方程式的意义	231
□第九张	疯狂的世界	270
□第十章	永不落幕的一出戏	305

楔子

石勒第一次接触尸体的时候，那种震撼、恐惧和作呕感觉终生难忘。随着经验积累，年岁增加，刑事警察生涯让他看尽世间的悲欢离合，饱尝生命像草芥一样脆弱和无可奈何的感觉。

曾几何时，他在搜集证据、追寻线索的时候，总忘不了一次次地提醒自己，那具尸体曾经像自己一样说话、吃饭、睡觉……曾经一起呼吸着同一空气，走在同一的街道上……

许多时候，他会不由自主地跟受害人家属一起不休不眠地分担着焦虑和痛苦的折磨。拘捕绑匪后，会站在被撕票的尸体前热泪盈眶，不能自己；有些时候，当他再一次地知道被同僚出卖之后，又会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心灰意冷，对所谓同袍感情尽失信心……

他看到野兽扑杀另一只野兽是为了生存，为了填饱肚子才会浮现撕咬另一种动物肉体的欲望。人却会为了权力杀戮同类的生命，可以为了虚幻的理由以害人为乐……

他看到有的人懂得装模作样，大谈人生哲理，说

一番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服别人相信他，跟随他，但不代表他是正人君子。

许多时候，那些受害人的遭遇让他觉得，人生就像哲学家说的钟摆一样，只能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来摆去……

更多时候，他在那些没有呼吸，失去生气的尸体上，看到生命就像肥皂泡，生活就像吹肥皂泡的玩意，泡破人死……

所以，当他把一枚辅币放到残疾乞丐的碗中，会觉得自己在帮助他维持今天的生命，好让他明天再受苦难……

没有人，也没有神，能合理地解答他心里的疑问：为什么所有正直的人都要受苦受难？如果受苦受难不是由做坏事而来？那它又从哪里来呢？

世间的恩怨苦难在不断提醒他：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活着为了什么。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而活的人，才是世上最蠢的的蠢蛋。

世间的是非对错提醒他，人人只能靠自己。自己生，自己死，自己作出抉择。没有人能真正的帮助到另一个人。

后来，这些大起大落的生死得失遭遇，教晓他懂得如何去维持一副麻木、冷酷心态端详尸体，如何无动于衷地用戴着手套的手去尸体身上搜索证物，如何视若无睹地盘问痛哭流涕的疑犯……

到了父亲逝世的时候，他冷静得让弟妹在背后议论纷纷。后来，因为没有在母亲的丧礼上流泪，亲友曾经指责他冷酷无情，白当警察！

二十一年的警务生涯，让高级督察看透世情冷暖心，识破人心惊破胆。

不过，二十一年的惊心动魄经历，也让他真实地体会到在欲壑难填、生死等闲的世界里，似乎真的有一股摸不着、抓不住的浩然正气。在浩瀚无边的天地之间，似乎还存着一点邪不能胜正，真的一定替代假的，对的一定凌驾错的因果报应天理。



第一章 血染的太阳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警长刘陶正跟探员梁熊一边扒饭盒，一边嗑牙。他放下筷子，伸手拿起话筒，说道：“重案组。”

送话器里传来一道嘶哑的声音，冷冷地问：“你是不是警察？”

刘陶啼笑皆非，没好气地回答：“你打来警接电话的当然是警察。”

“我认为，你应该打开录音机。”

“你说什么？”

“我杀了一个人，你要不要知道凶案的地址？”

“你是哪一位？他妈的开什么玩笑？——什么你来真的？”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准备录音。”

刘陶呆了一下，醒悟过来，急忙放下话筒，手忙脚乱过身去摁办公桌另一头的录音机，把吃了一半的饭盒

撞跌在同僚身上，梁熊哎哟叫一声放下饭盒，站了起来，“你，你在干什么……”

他瞧见警长瞪他一眼，倏地明白什么意思，才三步两脚就来到办公室另一端，接通专职监听和跟踪的刑事情报科紧急电话，压低了嗓门悄声说：“快，跟踪七号电话机。”

刘陶重新捡起话筒，说道：“录音机已经动了，你可以说。”

“也开始跟踪电话来源了？”嘶哑的声音很平静，像聊天一样，没有一点挑衅和讪笑的意思。

“你既然知道，就要说清楚一点。如果啰哩啰嗦说多一遍，我赌你还没放下话筒，就被咱们的伙计逮着了。”

“嗯，不错，强将手下没弱兵。只有石勒这只睡猫才容得下你这种人材。”

“谢谢，如果你有时间，只要稍等一下，我会请他来跟你聊聊。”

“不了，将来有的是机会。我现在赶时间。你不反对的话，我只说一遍就挂断电话算了吧。”

“主动权在你那里，现在是你说话。”

“我杀的第一个蠢蛋住在元朗……”

“嗯，是新界？既然是蠢蛋，干嘛要去到郊区这么远？你知道，要找蠢蛋笨蛋傻蛋还不容易？太平山下，到处都是……”

“不远、不远，不塞车的时候，你那里二十五分钟就到。”

“但青山公路总就是天天塞车！依我说，路政署养着一群只会坐在空调里制粪的白痴……”

“听清楚了，地址离不开元朗附近。是四的平方那一幢单屋。”

“你又来开玩笑，四的平方算什么地址？”

“你只要跟着青山公路走，就会找到四的平方的地方。告诉你，我把那里布置的轰轰烈烈，够你的上司瞧的。”

“这样吧，凶手。我这样叫你好吗？……”

“你可以叫我疯子。”

“疯——疯子！这样吧，咱们不要像女人一样妈妈婆婆，猜谜这种玩意儿有什么好玩？你既然已经杀了人，又有这种诚意挂电话给警察，何不现在就把谜底揭穿？”

“你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这句话吗？”

“.....”

“你又知道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的才是好猫这句话吗？”

“.....”刘陶瞧见梁熊作了个竖起拇指的手势，心里一喜，打破缄默，接上话题。“我说在凶手的这一类，你挺老实，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臭不可闻的坑渠老鼠。”

“嗯，看来我太瞧得起你了！你真的以为跟踪到电话号码就逮着我？看来，上司是不会捉老鼠的睡猫，部属也是一群蠢蛋。”

这疯子掐断电话，送话器里传来一阵电话挂断的嗡嗡嗡声音。

梁熊失望地放下话筒，说道：“这家伙一定驾着车子，使用的是没有登记的手提电话卡，五分钟里，通话的地点从元朗北去到元朗南。”

二

不管是否恶作剧，身为警察，总得依照“疯子”的指示，沿着青山公路追查是否有4的平方这个地方。

青山公路是香港最长的一条道路。从九龙市区深水埗大埔道开始，到美孚新邨这一段叫青山道。然后，就是进入郊区的青山公路葵涌段、荃湾段、深井段、青龙头段、青山湾段、扫管笏段和屯门新墟段。笼统地说，从洪水桥段开始的屏山段穿过元朗市区，进入元朗十八乡范围，过米埔段、新田段、古洞段，到上水金钱村旁的粉锦公路为止，都可以被视为“元朗附近”的范围。

为了避免错漏，石勒亲自驾驶一辆本田雅格，谨慎地和刘陶从屯门新墟段到金钱村这段青山公路上来回梭巡了一次。

视线所及，这一片著名的元朗平原，已变成像贴满胶布的一个癞痢头。在这段几乎与九龙市区一样大的郊区里，除了原来的一簇簇乡村砖屋，就是大小地产商建造的屋宇群和政府的各种各样屋舍。那些因为耕作无法餬口，拥有一块农地的主人为了赚钱，纷纷出租土地，让它们变成货柜堆放区。或者争先恐后地修建起东一座、西一栋，毫无规律的单幢丁屋出售。

所以，青山公路的两边，竖立、悬挂着大小不一、叫人眼花缭乱的招牌。有各式各样的商业旗帜；有屋宇销售、租让广告；有写得很草率的医治性病木板；有加油站和各种交通规则的指示……就是没有一块写着“四的平方”记号的东西。

“再来一次。这一次你驾车。”石勒放不下心。他反复聆听了录音带很多次，那个嘶哑声音显示的狠劲和自信，对警察工作的熟悉，对重案组的了解，清楚地告诉他，这种“警告”不像恶作剧。

“四的平方？”刘陶喃喃地说，“从没见过这么狂妄的疯子！”

“你记得他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吗？”石勒沉吟说，“看样子，四的平方是一个谜语，不是一个招牌。”

警长激活引擎，扭头说，“四的平方算什么谜语？是润上格还是卷帘格？”

“四四十六，也许他指的地方是一个十六划字的地方。来，先从地图上找。”

警长摊开元朗地图，督察的手指从屯门出发，来到每一个地名，就停下来跟警长一起计算这个地方的笔划数字……

当手指来到“望望”和“锦绣花园”的时候，警长抢先说，“望和锦都是十六划。”

石勒摇摇头，说道：“你听见的，他说是一幢单屋，望望是古老乡村，锦绣花园是大型屋宇。”

从锦绣花园下去，地图上再没有十六划的地方，看来，四四十六这个解释也不是谜底。

“还是要再走一趟，”石勒折起地图，打定主意。“开慢一点，看来，我们除了灵感，还需要点运气。”

时近霜降，十月的空气令人神清气爽，石勒关掉空调，让黄昏的金黄阳光和舒服的秋风一起从侧窗进来。车子用了三十五分钟，从金钱村回到屯门新墟。警长调转车头，询问上司：“石长官，我们可以从粉锦公路回去？”

“哦，粉锦公路？”石勒若有所思地问：“你说锦字是十六划？”

“没错。不过，粉锦公路是上水、粉岭和锦田之间的公路。”

“转回去，我刚才在望塑和锦绣花园之间，看见还有一个写着锦字的地方。”

车子经过锦花园，警长放缓车速，让上司仔细视察路两边的环境。

“就是那里。”石勒示意对面行车线。“看见吗？”

在一块标示行车速度七十公里的交通标志后面有一条小路，路旁竖立着写着“锦庐”的小木牌。车子煞停后，两名警察眼睛一亮，他们看见小路的尽头是一幢两层高的单屋。

石勒一言不发打开警号。刘陶神色一凛，踩动油门，车子呜呀、呜呀尖叫着像泥鳅一样猛窜到流动的汽车中，好不容易地才从喇叭声大作里转到对面的行车线，冲进小路，去到屋子前面才戛然而止。

石勒和下属相视一眼，各自感到对方的心在狂跳。由于神经绷紧，督察似乎嗅到空气中的血腥味道。

石勒拔出佩枪，佝偻着腰离开车子，飞快地来到门前，刘陶紧随在后。他们各自占据一边的时候，才发觉屋门虚掩。石勒的心一缩，这时候可以肯定，刚才嗅到的血腥味绝不是幻觉了。

督察和警长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踢开屋门，屋门砰地一下撞到墙上，警长大声吼道：“警察！”

一股浓烈得让人欲呕的血腥味扑了出来，里面一片沉寂。

石勒的眼睛跟着平举的手枪慢慢地扫过昏暗的客厅。然后，他小心翼翼地踏前一步，进入客厅，蓦地，他觉得自己像被海潮一样的血红颜色兜头卷了进去。

由于全没心理准备，他吓得魂飞魄散，噗一下蹲跪在地，幸亏那枝手枪还因为职业反射保持着警戒状态。几年后，他还记得那一刹那间，心脏真的吓得跳到喉咙，要不是嘴巴合得够紧，没准会掉到地板上。

“不要进来！”他轻声呼喊道，一面缓慢地站起来。他每踏一步，就在地板上留下一个脚印。

眼睛逐渐地适应屋里的环境，除了到处是那种未干的涎黏腥臭红色，屋里面空空如洗，情景诡异。

空空如洗的意思是说，客厅里没有应当有的家俱和杂物，除了挂在墙上的一个镜框，里面是排得满满的一张张相片外。所有的墙壁、天花板和地板，凡是看得见的地方，都被人髹上了一层赭红的颜色。

在空空荡荡的腥臭味道中间，孤零零地放着一张髹成赭红的古老木凳，木凳上面有一张宝丽来即影即有照片。

刘陶伸进头瞧了一眼，“哧！”地叫了一声，眼睛睁得老大。

“我上楼看看。”石勒轻轻动缓慢地绕过木凳，枪口向上，一步步踏着梯级。

上到适当高度，石勒慢慢探头，眼睛从二楼地板的高度扫了一圈，这里只有那股腥臭味道，却没有那种惊心动魄的红色了。连接阳台的小客厅，敞开房门的细小盥洗间和两间卧室都收拾得十分整洁，从他所处角度，可以看到睡床、桌子、家具下面没有可见人影，也没可以躲藏的地方。除了他自己的呼吸声，没有一点其它声响。

石勒把枪塞回枪套，缓步回到楼下，搜查了厨房和厕所一遍，才来到那张木凳旁边，俯视彩色照片的内容。

精确点说，这是一张“屠夫”的详细工作记录：一个死不瞑

目的男性头颅，然后是分成几截的躯体、内脏和肢体，依照着生前的人体形态、次序排列整齐。尸体的旁边放着一个承满红色液体的胶桶和一枝油漆刷子。

石勒凝视良久，才一步步踏着进来的足印退出屋子。他抬起头，吁了口气。被鲜血涂染的太阳在天空瞪着眼睛，眼见的地方都被髹上血红的颜色，包括他们在内。

“通知鉴证科，并要求刑事情报科协助。”石勒嘟囔道。

三

漫长的一夜很快过去。鉴证科认真地检查了屋子的每一寸地方，把看得到的地方都扫上粉末，不管木纹、漆纹、铁锈纹，所有痕迹立刻出现眼前，一清二楚。再把任何相似指纹的痕迹全贴上透明胶纸，撕下的胶纸一张张转印在资料卡上，带回警局跟档案里的指纹比较，或者扫描进计算机里，让这个人工智能搜寻匹配的指纹。

可是，“疯子”没留下丁点痕迹。这家伙可能真是疯子，在杀人的手法上，却是一个高手。鉴证科找不到一枚完整的指纹，包括死者在内。

受害者叫庄锦三，七十三岁，两年前在壘壘乡原居民的手里买了这幢丁屋。由于这栋单屋远离其它村屋，所以，他一直独来独往，很少跟乡民接触寒暄。和这个性格孤僻老头说话最多的，应该是接近青山公路的一档杂货店“壘记”。

“壘记”老板挺着蛤蟆肚，笑嘻嘻的脸孔像弥勒佛一样，令你猜估不到他生气时的模样。

“真想不到，老头真的死于非命！”他叹气的时候像煞有钱人家笑的样子。“两年前搬来的时候，自我介绍曾经开小型模具厂。自从塑料变成夕阳工业，工厂不是结业就是迁移内地，他干脆结

束生意正式退休。又不肯跟亲人移民加拿大，手里有点钱就来这儿买屋。嘻嘻，还跟我说准备在垦塑享福终老呢！”

“有没有人探他？譬如聘用钟点女佣清洗打扫？”刘陶问道。

“你以为他七十多走不动？错了，老头铢锱必较、脑袋清醒、筋骨灵活，又有洁癖。我找人替他粉饰屋子的时候，拖了半年才还清尾数。有时候打电话要我送货过去，我瞧他把屋子打理得比女人还妥帖。嘻嘻，他还需要什么钟点女佣！”

“你看他有没仇人？譬如看不过眼，妒忌他有钱，或者听见在背后说他闲话的人？”

“嘻嘻，那可多啰！”

“你是什么意思？”

“长官没看新闻？”老板脸上一副吃惊状。“老头不是成了报纸头条的风头趸吗！”

“他犯了啥事？”

“不是他犯事，是专门搞事。年头选举村长，他是外来人，不是姓李的原居民，当然没资格投票。没有人想到老头会去申请司法复核，什么性别歧视啦，人权法啦，要法庭宣布选举无效。乡里人认为他吃饱饭等屎痾，没事找事，胡搅蛮缠的。姓李的围内事关一个姓庄的屁事？竟不知那些白痴法官判他胜诉有理，说什么这个姓庄的外人有权参与姓李祠堂的家事。政府为了要尊重法庭判决，就搞什么双村长制选举。这一下，原来和和气气的乡村搞成一锅沸水，互相埋怨，吵来骂去。嘻嘻，你说他是不是捣屎棍？你说他有没有仇人？”

“有没有人说过对他不利的话？”

“嘻嘻，谁都咒过他不得好死，包括我在内。他没跟我登记交易也有三个多月了。乡下人直肠直肚，跟这种专门煽风点火的人打个招呼，要赶回家漱口。”

怪不得凶案现场通宵灯火大明，警车川流不息，垦塑的村民处变不惊，一直保持视而不见的态度。

也许凶手知道个中怨恨，杀人之后，才会安心费神、费力“布置”这个场景。

警长拿出照片，把老板吓得脸肉痉挛，不过，他还能一眼证实受害者的身份。

仔细分析照片，尸体的肢体上有明显的捆绑痕迹，鉴证科又在地板的油漆下面，找到细微的肌肉渣滓。推断凶手制服了受害者之后，耐心地进行“放血”后才肢解尸体，所以，照片的背景是还未被髹漆的地板。

为了布置他的“轰轰烈烈场面”，凶手又要一件件把客厅的家具搬出来，放到屋子后面墙边。

然后，他要把得到的血液倒进胶桶，混合在一早准备的红色油漆中，架起人字梯，像专业油漆工人一样从天花板、墙壁髹到地板。

重案组计算客厅到屋后距离，让一名孔武有力探员一件件搬动家具重组案情，请鉴证科的老搭档老杨推定肢解所需时间，又请来油漆师傅到现场估计髹漆工时，再加上制伏受害人和事后清除痕迹的工作。考虑到凶手不可能是这几种工作的专业人士，所需时间应比估计为多，保守计算，他必须用整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计划。

油漆师傅赞赏地说，这家伙不是行家，但看得出很认真，刷子一下下扫得很均匀，全神贯注，心无旁骛。

真是疯子才干得出的事！

鉴证科人员检验屋里所有器盂，找不到受害人的唾液，无法得出疯子是否真的把庄锦三血液混进油漆的结论。当然，这些血是人血还是动物的血？这个答案也必须等DNA化验报告确认。眼下，老杨暂时根据未干油漆、空气湿度和温度，揣测案发的时间不超过三十六小时。

望塑村的村民证实，昨晚“锦庐”的窗口黑咕隆咚。也就是说，昨天疯子在现场忙了一天，把那张沾染油漆的人字梯留在

家俱堆中，带走尸体和工具。今天养足精神，吃完午饭才施施然打电话到重案组，一切有条不紊，全在他控制之中。

四

一开始，新闻媒介为了销路，把注意力放在明星的情爱纠纷上，忽略诡异恐怖的谋杀现场具备煽情的特点，纷纷以小新闻方式处理。上司洞察先机，命令石勒把手上其它案件移交第二队。第一队集中力量侦破这桩凶杀案，务必在被媒体的视线盯上前逮捕凶手。

为示慎重和激励士气，主管刑事的高级助理警务处长甄重鲜和警区指挥官施顺思总警司亲临案情分析会议。高级督察石勒在分派任务之后，循例作出侦查指引。

“汽车、尸体、油漆和墙壁上的相片是侦查的四大目标，”石勒指出，“凶手聪明地选择了安全的杀人地点和能够不受干扰完成计划的环境。凶手打电话挑战我们，大家看到，他有我们的直线电话，知道录音系统，知道重案组运作程序。这一次，我们面对的是相信警察没法子逮住他的智力型变态人物。他知道只要有丝毫疑点，警察就不得不逐一查究清楚。他要我们知道他一直留意着乡村选举的新闻，狡猾地利用个中矛盾，制造了大量的嫌疑人物让我们消耗人力资源。不过，他又我们要我们相信这只是他杀的‘第一个蠢蛋’，他会继续找第二个、第三个受害者，要我们相信他干的是无动机的变态杀戮。这样，我们就会像苍蝇一样，在他布置的动机和无动机圈套里忙个不了。我认为，我们应该先搁下动机的揣测，全力追查上面说的四个目标。”

“对！”高级助理警务处长右手捏拳捶在左掌心，插进来说道。他就像那些充满自信、目空一切的高层一样，喜欢在不恰当的时间卖弄玩世不恭幽默，炫耀权威。“我只要你们逮住这个变态的杂